赤水河畔,读懂“得意之笔”

□罗玉明

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国庆假期,我和家人到贵州赤水露营。丹霞叠翠,碧水潺潺,外孙在帐篷边追蜻蜓,我心里却惦记着土城——那里有四渡赤水纪念馆,还有一渡赤水渡口。

第二天下起小雨。古镇里,青石板被雨水洗得清亮,檐角滴落着雨水,游人缓缓而行。雨中的古镇没有喧嚣,只有轻轻的脚步声,仿佛生怕惊扰九十年前的军号。

四渡赤水纪念馆古朴庄重。泛黄的照片、斑驳的枪械、破旧的行军背包、作战路线图……一件件文物静静诉说烽火往事。我在一双鞋底磨穿的草鞋前驻足良久,旁边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、几页字迹模糊的电报稿。讲解员介绍,1935年遵义会议后,中央红军仅有3万余人,国民党调集40万重兵围追堵截,企图将红军围歼于赤水河畔。外孙小声问:“三万人对四十万人,怎么打得赢?”我没马上回答,只让他跟着讲解员继续聆听。

站在路线图前,讲解员梳理四次渡河的经过:一渡赤水,红军在土城受挫后西渡,跳出敌军包围圈;二渡赤水,回师黔北,奇袭娄山关、再占遵义,扭转被动局面;三渡赤水,佯动诱敌,制造西进假象,牵住敌军主力;四渡赤水,出其不意隐蔽南渡,彻底甩开追兵。短短一个多月,红军辗转川黔滇交界,声东击西,在运动中捕捉战机。外孙听得入神,我也深有感触:这不是按图索骥的行军,而是因敌而变、因势而动的活棋。那些看似绕远的渡口,恰是走向胜利的关口。

走出纪念馆,雨小了。我们沿着河岸,走到土城一渡赤水渡口。眼前赤水河澄澈奔流,两岸丹霞巍峨挺立。如今沿河步道平整,游人驻足拍照,一派安宁祥和。而九十年前,这里没有坚固桥梁,没有精良舟船,红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,一次次蹚过湍急河水。我让外孙摸一摸渡口石碑,石面冰凉粗糙。我说:“你看,路是弯的,心是直的。他们清楚为什么出发,再艰难也不会溃散。”他点点头,轻声念出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。

河边立着一组船工帮红军渡河的雕塑。外孙又问:“为什么不走直线?”我说:“直线被敌人堵死了,曲线才有活路。打仗是这样,人生也如此。”我想象着当年的夜晚:火把映红河面,脚步盖过涛声。前有阻敌,后有追兵,天上还有敌机盘旋。可红军队伍没有散、没有慌乱,只因每个人心里都亮着一盏灯。那盏灯,是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理想,是北上抗日的坚定方向。四渡赤水,渡的是滔滔河水,更是生死险关;走出的是行军道路,更是不灭的信仰。

我忽然明白,四渡赤水为何被称作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“得意之笔”。这一笔,妙在绝境破局的智慧。敌我力量悬殊,硬拼便是死路;毛泽东同志跳出常规,以运动调动敌人,虚实相生、进退自如,把“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”写进赤水河的滚滚波涛。这一笔,更贵在矢志坚守的担当。四次渡河、千里转战,红军将士不畏牺牲,靠的不只是精妙战术,更是笃定的信仰。倘若没有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信念,再巧妙的战法,也难以冲出绝境。

回程途中,外孙问我:“外公,我们为什么特意来这里?”我说:“旅游不只是看山水。赤水的丹霞固然好看,但更动人的,是这片山水沉淀下来的红色精神。九十年前,一群年轻人从这里走过,把绝境走成了生路。往后你读书、成长,难免遇上难题。遇到难处不必一味硬拼,要像当年的红军一样,看清方向、灵活应对,守住初心。”他望着窗外,认真地说:“以后我遇到难事,就想想这条赤水河。”一句话,让我心头一暖。同行的老伴是退休教师,她说回去要把这趟见闻讲给社区的孩子们听,让更多孩子在故事里走近长征。

赤水奔流不息,红色精神代代相传。重访四渡赤水旧址,我看到的不仅是纪念馆里的文物、渡口边的河水,更是一条依靠智慧与信仰闯出来的道路。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,这趟红色之行,既是一次家庭出游,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。愿我们带着赤水河给予的启示,在新的征程上,遇难不惧,遇变不慌,把“得意之笔”续写在各自的人生答卷里。

天井堂小院的幸福变迁

□王有华

岁月流转,时代向前,綦江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我的家乡亦是万象更新。我的老家在永城镇中华村天井堂,是一个仅有9户人家(其中7户原为贫苦农户)的乡村小院。已是九十多岁的我,回望数十年来小院的变迁,心中感慨万千。

新中国成立前,院里7户贫苦农户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,只能靠佃种土地谋生。一年到头辛勤劳作,除去高额地租,所剩无几,苦不堪言。

1949年,新中国成立。1951年,土地改革全面推行。政府将没收的土地、房屋分配给7户贫苦农户,大家从此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。父亲生前常感慨:“土地改革改天换地,让我们有了立身之地、安身之所,这份恩情永世难忘。”如今,留守院内的住户全部完成房屋升级:5户建起宽敞新房,2户对旧房进行翻新改造,家家户户整洁舒适。

过去,7户住户中,只有4人读过小学或私塾。随着教育事业不断发展,乡村学校陆续兴办,越来越多孩子获得读书机会。数十年间,小院后代彻底摆脱文化落后的境况。如今,7户人家的后代子孙里,走出了16名大学生、5名初中生、6名小学生、5名中专及高中生。

时代发展,也为小院后辈们打开了广阔的成才就业之门。以前,小院的人很难外出务工、谋求生计。随着日子一天天向好,越来越多年轻人走出乡村闯荡。现在,小院共有18人在外从业,有公务员、军人、研究员、教师……大家在各行各行踏实打拼。从前一辈子守着田地的农家孩子,如今各有成就,这都是时代发展带来的机遇。

民生基础设施持续完善,不断提升乡亲们的生活品质。早先,日常饮水要走泥泞土路去挑;夜里照明只能依靠桐油灯、煤油灯,光线昏暗;做饭取暖,还要上山砍柴,生活十分不便。如今,小院通了自来水、电、天然气,彻底告别往日的艰苦。乡亲们欣喜地说:“以前大家憧憬的‘楼上楼下,电灯电话,点灯不用油,耕田不用牛’的美好生活,如今全都成为现实。”

道路交通的变化,也带给大家的出行带来更多便利。从前,小院周边只有狭窄曲折的泥泞土路,雨天泥泞难行,出行十分不便。如今平整通畅的公路直达院门口,大家赶场购物、走亲访友、外出游玩都很方便,65岁以上老人还可免费乘坐公交车。乡亲们常常感慨,这样的好日子,放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

小小天井堂的变迁,是时代进步、乡村发展的生动缩影。历经岁月沧桑,小院旧貌换新颜。我们感念这份幸福来之不易,倍加珍惜眼前安稳美好的生活。



秋风里(外一首)

□兰采勇

户外的秋风,从未放弃
制造一场漩涡法则
有的树叶,硬骨头一般执拗
裹紧身子,经受风霜,颤抖中
守住自己的方寸之地
有的不甘,酝酿出离愁
高低起伏地翻滚着,碰撞着
涌动内心的涟漪
疼痛和呐喊呼啸着
对自己很暴力,使劲地摔打
秩序中,举着旌旗喘息
一曲终了,天地均有回响
时间与空间的交接,持续翻新
不曾改变固有的频率

秋叶辞

每一张秋叶的凋落
都是悲壮的
季节允许她们跳一支舞
感情起伏不断
身体里的骨节会发声
让人世间的耳朵眼睛产生共鸣

沉默如我。终究无法挽留,美在重生
星辰从天空移到地上
铺出一条按图索骥的线索
填充内心虚无的空间,权当永恒

柿子熟了

□张绍琴

小时候,每到秋天,三姨家的柿子就成了我心头的挂念。我总是一遍遍地问母亲:“三姨家的柿子熟了吗?”母亲便笑:“馋嘴的丫头,哪有那么快。”

趁天气晴好,我拉着母亲去三姨家,望着满树的柿子,馋得直流口水。趁三姨不注意,我爬上树,抓住树枝一阵猛摇,熟透的柿子“啪嗒啪嗒”往下掉,摔在地上变成一摊金黄。三姨听见声响跑出来,又气又笑:“你这个败家女儿!”她弯腰把那些破相不明显的捡起来,用围裙兜着,进屋用温水清洗,放在灶台上,留给我和表哥表姐吃。

那时候,乡下的孩子哪有什么零食。春天的桑葚、夏天的桃李、秋天的柿子、冬天的柑桔,都是我们的念想。

后来,表哥表姐们陆续长大,像鸟儿一样飞出村庄。

有一年秋天,我回去看三姨。一进院子,满地都是熟透的柿子,黄澄澄的,像铺了一地的小太阳。几只鸡正在啄食,嘴上沾满了橙红的柿浆。三姨听见脚步声,从屋子里迎出来,看见我,笑着说:“来了啊。今年柿子结得多,你表哥表姐都回不来,我跟你三姨叔也吃不了几个。柿子熟透掉在地上,可惜得很,就捡来喂鸡。”

我站在树下,看着树上熟透的柿子和满地落果,无人问津,心里生出一丝怜惜之情。熟透的柿子,风一吹,便“啪嗒啪嗒”地落下来,摔在地上,成一摊甜腻的泥。柿子堪摘当须摘,莫待风起成烂泥。没人摘的柿子,带着一种孤寂,从枝头到地面,不过短短一瞬。临走时,我摘了一袋成熟的柿子,带回城里和朋友分享。

去年,三姨叔走了。从生病到离开,走得很快。办完丧事,三姨送我走出院子,说:“等柿子熟了,我给你打电话,你回来摘。”我点点头说:“好。”

后来,三姨果然打电话来了:“柿子熟了,你回来摘吧。”

一个周末,开车回去。三姨站在树下,阳光斜斜地洒在她身上,照着她的满头白发。一树柿子,红了又落,落了又红,像一个固执的老人,守着一院子的时光,等着那些飞出去的鸟儿,什么时候再回来。

见我到,三姨从杂物间里搬出梯子,她扶着梯子,我往上爬。三姨叮嘱:“慢点啊,摘耙的,不耙的还没熟透,吃起来涩得很,会把你的嘴巴粘住,张都张不开。”

我摘了一大袋熟透的柿子,金灿灿的,像提着一袋阳光。

“三姨,明年柿子熟了,我再回来摘。”我说。

三姨笑了,眼角的皱纹舒展开,像绽放的菊花:“好,到时我给你打电话。”

今年回去摘柿子,鸡仍在地上啄食,三姨仍然扶着梯子叮嘱我慢点。我提着满满一袋柿子离开时,三姨站在树下,朝我挥手。我发动车子启程,从反光镜里看到三姨的身影越来越小,渐渐融进黄昏的暮色里。

想起小时候等不及柿子成熟、摇柿子树的事:树上的柿子青黄不一,树下的人盼着,日子涩涩的,可心里甜甜的。如今柿子熟透了,三姨叔走了,表哥表姐们各在一方,只剩下满地的落果,和树下那个仰头张望的人。

柿子熟了,掉了,来年又结,又红。人老了,走了,却再也没有了来年。

小说《村里的小先生》——

小雪和大雪

□刘泽安

(上接2026年10月15日4版)

板栗村的天空飘起了小雪。到了小雪节气,也只有零散的雪花轻轻飘下。

小雪下雪了,但这种六角形的白色的空中花朵,在小雪的节气成不了气候,它们太小了,一落到地上就直接融进了地里,瞬间就不见了踪影,像是怕很久不见雪的人们要把它们捉住似的,从天空下来后赶快逃跑。

小孩子们可不管这些,一看见雪花飘下来,高兴得无法形容,连忙伸出手去接着,可什么也捧不到,只是手心感觉到一股清凉的力量。手伸得久了,就有点支撑不住了,只好一伸一缩,要努力抓住雪花,可这个时候的雪花有影无形,根本就不可能把它捏在手里。

小雪从天空中落下来,小孩子捉不住,小狗那份高兴劲儿也不比小孩差,它们一直跟在小孩的屁股后面,摇着尾巴,在飘落的雪花中间跳过来跳过去,也像是在追逐着雪花,可它们不一样,它们不是想真正把雪花捉住,而是要让更多的雪花落在茸茸的毛上,这有一种被抚摸的舒畅。小猫看似一动不动,实际上是在静静地观察,看那雪花往哪儿飘,飘下来又落到哪儿去了,一旦观察得差不多了,它也会突然伸出爪子,向天空狠狠地抓一把,不管抓得到抓不到,它都会静静地坐在那儿,像是什么也没有做一样。

雪下得小,很快又会飘落入地。

老家的人们要腌咸菜、舂糍粑,这是小雪节气必须做的两件事。

菜园子的菜不少,但能存放的时间有限,要想把它们可食用的时间延长,最好的办法是在冬天里腌起来,这样可以翻出来吃好长一段时间。具体的办法是把收下来的菜,洗去泥巴,一兜一兜地撒开,又在长长的竹竿上,晾上一阵子,竹竿上的菜被风吹得半干不干的,湿气还在,一兜一兜收下来堆在一口一口的大瓦缸中,倒上一碗一碗的盐巴,用手把盐巴尽量刨均匀,揉上几揉,刨均匀后再堆上一兜一兜的菜,又倒上一碗一碗适量的盐巴,一层一层地压在大瓦缸中。还可以把大瓦缸倒扣回来,让原来的菜调换位置,以前你压我,现在我压你,又是一个小小世界的轮回。

菜腌好了,一家人一起打糍粑,这又是冬天的另一种乐趣。

选择上好的糯米,用水淘洗后倒进木制的筒子里,蒸至九成熟,把它们倒出来放进石缸里。石缸一定要干净而且干燥。倒进去的糯米黏稠度很高,大人们赶紧举起木杵,一根特制的长长的圆滑的木杵,用力吭哧下去,捣在糯米上,又快快地提上来,再用力吭哧下去,又快快地提上来,这样反复多次,原本颗粒状的糯米已经连成一片,看不出颗粒形状了,而是粘成一团。大人把这一团糯米掏上来,摊在一块干净的木板上,用一根小一点的木杵把这软软的糯米团碾过来碾过去,一会儿就碾成了比较薄的一块,用刀切成一块一块的,就成了糍粑。

糍粑还得文火烤,不远不近地放在火边烤。翻过去烤一会儿,翻过来烤一会儿,只待面上烤得金黄金黄,而且还得看出面上有了油珠,制作糍粑就算大功告成。一小块一小块的糍粑再拌上熟黄豆碾成的粉,吃在嘴里喷香喷香的。一股子香味回荡在村庄的上空,即使远离故乡的人,也没有办法忘记这香味。

小雪下不下雪也无关紧要,喷香的糍粑、腌制的咸菜都能让孩子们记住故乡。

小先生当老师的第一学期快要结束了,菜从来没有缺过,偶尔窗台上还有应季的水果,日子倒也过得快乐。难熬的是夜晚,看星星看月亮对付一段时间,他不得不开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自学考试。报名不久,又发现买教材也是个问题,离县城的新华书店太远,乡镇上的书店又没有,只有在学校干着急。

袁岗再没有干抖空书包里的书来装菜的事,但窗台上的菜从来没少过,大家轮流送来。

大蒜是一种作料,学生很少送,小先生一个人也用得少。但有心的家长不是这样想的,悄悄地背着学生给小先生送来。穆支书亲自拿着一串白蒜,到学校的黄葛树下大声嚷嚷:“小先生,大雪前做菜用点大蒜,少生病。我今天拿了一串过来,用完了跟我说一声啊。”“穆支书,我来啦,就在树下坐一坐,喝杯茶。”

(未完待续)

城市管理服务热线:12319 邮政投递电话:48612196 法律顾问: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: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:一二版金方霞 三四版刘琦 校对:一二版吴越 三四版周铉